

# 走进丝路，发现写作新天地

李晓晨 行超



来源：百度图片

肃、新疆3个省区、10多个市区县。不管是敦煌的文明遗迹、张掖的茫茫沙漠，还是龟兹的历史现场、喀什的民族风情，都让作家们真正深入到广袤的祖国西部，进一步学习、了解了关于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，为今后的写作积累了不少鲜活而珍贵的素材。

## 深切感受到大西北的温暖与亲切

沿着2000多年前张骞的道路一路向西，作家采访采风团从西安出发，途经天水、兰州、武威、张掖、嘉峪关、玉门关、敦煌、哈密、吐鲁番、库尔勒、阿克苏，最终在新疆喀什抵达终点。新疆的发现之旅占据了此次行程近半的时间，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也显示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。

据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·苏里坦介绍，近年来，抓住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机遇，新疆作协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汉译，同时促进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汉语作品，还举行了“新疆诗歌全国行”等一系列文化活动，鼓励作家用文学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，共同建设美好家园。与此同时，许多新疆作家在与内地作家的交流与沟通中，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，更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“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”，离不开作家们用脚丈量祖国大地。在这次的“丝路文学之旅”中，作家们不仅参观了古代文明遗址、各地的文学艺术博物馆，还非常关注基层的文化和建设和创作情况。在新疆麦盖提县，作家

们考察了新疆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基地，与当地作家进行了交流。在这样泥土丰沛的现实生活中，大家重新发现了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。

《作家》杂志主编宗仁发坦言，自己已经有六七年时间没有出门这么久、走这么远。这次文学之旅让他了解到，丝绸之路不仅是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的，更是文化的。在这一带，中国古代文明、文化留下的东西非常多，文化、文学参与丝绸之路的意义是如此丰富、具体、永恒、持久。

此次采访团中有汉族、回族、土家族、纳西族等多个民族的作家，分别来自北京、江苏、陕西、山东、河北、宁夏等地。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，西域之辽阔颠覆了他们的想象。第一次到新疆的作家鲁敏与大家分享说，这次行程使她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她说，时间与空间的问题是每一个写作者都需要面对的。在一个局限的地方，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相对固定化、程式化。这几天在西部的行走使她发现，时间和空间可能如沙子那样渺小，也可能像几百公里那么无边无际，这也让她感慨于时间的扭曲感、主观感、可变速。

尽管旅途遥远、行程紧张，但作家们十分珍惜此次深入西部的机会，许多作家边走边记，一路上分享着即兴创作的散文、诗歌。在十几天的行程中，不管一路上多么疲惫，作家陈应松都坚持每晚记日记，十几天下来，已经写了4万多字。作家郑彦英说，十几天的行走不仅改变了自己对沙漠、戈壁等自然景观的理解，更让他有机会与西北人民进行零距离的接触，通过这种接触，深切感受到了大西北的温暖与亲切。

## 通过精神洗礼，创作更多优秀作品

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认为，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背景下，中国作协组织这次活动具有重要意义。它郑重表达了中国文学对丝路文化的精神承担，表达了中国作家对世界和平、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社会进步的美学审视，让更多目光聚焦于丝路文化的博大精深、丰富多彩，让更多心灵通过文学作品感知丝绸之路的丰富博大。

白庚胜说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条古道重新焕发亚欧路桥、东西纽带的勃勃生机，都是为了它的精神、尊严、价值与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造福人类，以达到不忘本来、面向未来、亲诚惠容、和美和谐、共享成果的目的。他希望采访团的各位成员悉心体验观察，发现大义大美，抒发大爱，身体力行，全身心完成这次精神洗礼、文学探险，用手中的笔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，努力攀登新的文学高峰。

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谈到，正是大唐包容、开放的风气，进一步激活了西安的生命力，加深了城市的文化积淀，也使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基于如此深厚的丝路文化土壤和浓郁的丝路文化情结，陕西作家也创作了一些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学作品，还有一些作家有进行相关主题或题材创作的计划，大家希望通过文学创作，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。希望作家们多走一走、看一看，感受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建设的新发展和新变化，同时发挥文学的力量，共同开启文学的丝绸之路，让中国文学走出去，不断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。

## □ 纪实

# 白利德：捷克汉学家的中国梦

汪温妮（捷克）

在捷克的汉学界里，有一位名字响亮的老汉学家：白利德教授。他一直以他的东方情怀和持久的热情在给大家讲他的中国梦。

2015年底，白利德教授以92岁的高龄，在捷克艺术家胡摩·波赖次的帮助下，整理好了他自己的个人摄影作品集《五十年代的中国之行》，由捷华协会出版。白利德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，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，而这本《五十年代的中国之行》正是他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记录。

白利德教授与汉语汉学结缘源于他年轻时，对外语和东方历史文化有强烈兴趣；虽然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法西斯关闭了捷克所有的大学，但捷克东方研究所的工作还是在继续。在这艰难的时期，当时捷克的第一位汉学家普实克教授仍然在教授汉语和介绍中国。白利德教授有缘结识了普实克教授，开始认真地听他授课，开启了他学习和研究东方文化之旅。

白利德教授在北京生活和工作期间，着重研究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，他拿起了手中的照相机，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都一一真实地记录下来。通过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，他说他认识到：中国是世界上极重要的国家之一，不仅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全世界极其古老的文化之一，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一个国家——从古至今一直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发展自己璀璨的文化和艺术，而其他的文明古国都逐渐消亡了。

在白利德教授的新书《五十年代的中国之行》发布会上，我有幸听到了他的讲话录音（因为他已经是高龄老人，无法到现场），他自己说：虽然我自己说我喜欢自己的作品，给人感觉有点奇怪，但我还是要说我喜欢。这不仅是因为我喜爱中国，也是因为我要感谢帮助我的艺术家胡摩·波赖次。这些50年代的黑白照片能在书中如此清晰和有序地一一展现，是因为他用了最适合的方式进行再次加工和放大，他为这本书的设计和制作付出了他的心血，所以我感谢他，欣赏他认真负责的工作。

听了白利德教授的讲话，我马上产生了看这本书的兴趣。从他的摄影照片中，我看到了他的中国心：吃立

上千年的榫木结构的塔和寺院，东方韵味的苏州园林，仙境般的丽江山水；古城中的老房子，乡间道上跑着的牛车马车毛驴车和运输物品的骆驼队；那个时代的姑娘大妈老爷爷们的神情，街上家庭商店经营的情景和个体户走街串巷的民情，新娘出嫁的花轿和用鱼鹰捕鱼的渔民；还有穿着各种不同民族服饰的老老少少的人物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当然，让我最为惊奇的是，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大街上，那几位骑摩托的大姑娘们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，而且在大街小巷里还跑着时髦的公共汽车和小轿车——那正是5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捷克的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的时期。那时，捷克外贸公司MOTO-KOV为此安排了一次宣传活动：把捷克的汽车和摩托车从中国的东边开到西边，让大家看一看捷克当时工业产品的好质量。白利德教授刚好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，他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，也通过这个活动与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友谊，如和当时的十世班禅喇嘛就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和交流；也由此，白利德教授经常对朋友们说：我很喜欢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因为在中国就有56个民族，少数民族的人口超过了1000多万（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），要把这么多民族团结在一起，就必须有宽阔的胸怀。我们世界的不同的种族都应该相互学习和相互沟通，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，只有这样，我们全世界人民才能团结在一起。

最后，白利德教授再次重复了他爱讲的故事：“愚公移山”，他夸奖这种精神不仅是体现了中国人的坚强毅力，也包含了中国人对子孙后代的高度重视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。

他的这种赞美也表现在他写的诗里。

1952年10月26日，当年的白利德教授意气风发，站在重庆嘉陵江的船上，写下了《我在重庆》组诗，共分三个部分。组诗的整体都充满了激情，也饱含了他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热爱。在第三部分的最后一段，他是这样写的：我的双手虽被雨水打得冰冷，/我的血却是这样的沸腾，/我亲爱的朋友啊，/我向你招手；/我站在美丽的人间仙境。

这就是白利德老师的中国梦。



陈毅元帅的照片和他给白利德教授的赠言

## 望着您

——清明节致父亲  
严冰

小时候，我仰望着您，您是那么高大，追求的脚步跋涉在天涯。

长大了，我平望着您，您是那么潇洒，

攀登的业绩人人称佳。

今天，是送您远行的日子，我凝望着您，您即将化为云霞，谆谆的教诲激励着儿孙奋发。

## 人民文学出版社迎来65华诞

3月28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迎来65岁生日。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，始终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的出版宗旨，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，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，坚持精益求精、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，在国内外知名作家和读者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。人文社有17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，是获茅盾文学奖最多的出版社。过去5年，人文社对经典图书如《围城》《白鹿原》等进行多层次、多角度的开发，又相继推出了贾平凹、王安忆、张炜、王树增等当代知名作家的多部作品，产生很大影响。近年，人文社单册销量过10万的新书有《群山之巅》《老生》《妈阁是座城》等20余种。2015年，王树增的《抗日战争》发行量超过50万册。2016年，王安忆的《匿名》、黄永玉的《无忧河的浪荡汉子·八年》、贾平凹的《极花》、张炜的《独药师》等长篇新作纷纷落入文社，受到读者欢迎。



青青河边草

李海波摄

## □ 随笔

# 简单与丰富

王啸航

简单与丰富，并不对立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简单就是丰富。以诗词为例，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”（唐·王维）诗文很简单，文字朴实无华，却留下了无限悠长的思乡情味，故乡也许就是那一树不起眼的寒梅。用这简单至极的意象，作者谈的，却是整个故乡。正是这简单的20字，将丰富至极的对故乡的爱恋流传后世。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”（唐·王维）文字简单，用最基本的语词，品味之，眼前却能浮现出作者所见的那一片天空。景致何其丰富！大巧不工，极致的丰富正是藏在这极致的简单之中。简单，给予这诗的是淡雅，是超脱，是洗尽铅华，是浑然天成，而这些，才会让诗的味道更加香醇，更加丰富。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说到：“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。”阅世浅，则心灵简单，心灵简单，则情感真诚而纯粹。将如此纯粹的情感融入诗词之中，就是将自己的一整颗心，一整个世界凝于诗词。千古词帝李煜便是如此。他将自己一腔离愁，比作向东流去的一江春水，多么简单而又朴实无华的比喻，却真真正正道尽一腔哀怨。国破家亡，未曾识于戈的风流君王心中无限悲愤，却在这简单的比喻之中，演绎得最为真挚，最为纯粹。李煜的词，没有许多情感，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个“愁”字，但千百年来，谁也不能超越他，也许就是因为简单。至简，则至真至纯，将读者引入那作者心灵中最为纯真的一片天地，读者在那一片天空里看到的，就是作者的整个人生。

论及文字绚烂，无人能比得上白石道人姜夔，然而，我认为那不是丰富。有的人说：“白石之词旷于文字而非心胸。”正是由于过于绚烂，情变淡了，如此，诗便变成了一幅没有神韵的图片，美则美矣，但仍略显浅薄，谈何丰富？

白居易早年诗作，文辞华丽至极，然而终不得走向巅峰。直到后来，他每次将诗作拿给老姬们读，她们读不懂自己就改，反而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。将绚烂变为朴实的同时，反而能让人品读出更为丰富的情感。丰富回归到简单之后，反而变得更加丰富。

过去，多少文人墨客在大醉之后写出传世佳作，就是因为大醉之后，整个人变得简单，放出了自己清醒时无法驾驭的最真实的灵魂，在诗词文章融入了自己的全部情感，极致的丰富回归到简单。生活中，最为丰富的感情往往出现于简单小事，最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往往往心里想的只是那么简单，世间一切的繁华，也许都是孕育于简单。没有简单，不会有丰富。

就像佛家所说，人生有三种境界。在“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”的简单之中，孕育出“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”的丰富，最后，终于洗尽铅华，回归到“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”的简单。大道，至简。至简，则至丰富。

## □ 诗词赏鉴·自强不息

# 不辞羸病卧残阳

李纲《病牛》诗赏析

钟振振

耕犁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。

这是一首咏物的七言绝句诗。作者李纲（1083年—1140年），徽宗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进士。北宋末、南宋初名臣，毕生精力竭尽，为国为民。钦宗时，授兵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金兵南侵，他成功领导了东京保卫战，但不久即遭投降派排斥，被滴出京城。中原沦陷，高宗南渡，一度起用他为宰相，仅70余日又遭罢免。后再起再罢。多次上疏陈述抗金大计，均未被采纳，忧愤成疾而病逝。

古代农民主要靠牛拉犁来耕翻土地。全诗写一头牛年年复一年地辛勤劳作，所耕土地及土地所产出的粮食已不可胜数。它老了，病了，筋疲力尽了，卧倒在夕阳中。可是又有谁哀怜它呢？尽管如此，它却无怨无悔，因为它唯一的心愿是让人们都能吃饱饭！牛，是人类驯化的牲畜。它哪里有什么思想？更不用说如此之高

的精神追求！明眼人一读便知，此诗言在此而意在彼，名为咏物，实为自喻，分明是借“病牛”来抒发传统士大夫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淑世情怀！

咏物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题材。有些咏物诗没有寄托，为咏物而咏物，别无深意。因此，它们的书写策略是“形似”，多以惟妙惟肖地摹写所咏之物的外观为能事。但这不是中国古代咏物诗的主流。中国古代咏物诗的主流是有寄托的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咏物而止于物，咏物只是手段，其终极指向是“人”。因此，它们的书写策略是“遗貌取神”。明乎此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李纲此诗不纠缠于“病牛”的外观，不浪费一点笔墨来对“病牛”的形貌作细节刻画，而致力于赋予“病牛”以高尚之土的灵魂。

诗人的一生，是自强不息的一生。但他的自强不息，并非追求一己的功名利禄，而是为国家、民族与人民鞠躬尽瘁，虽“力尽筋疲”，“羸病卧残阳”而在所不辞。崇高的人格加上高妙的写作艺术，成就了这首励志的好诗。